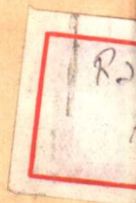


皇漢醫學叢書

傷寒論述義



丹波元堅 編

皇漢醫學叢書

傷寒論述義

人民衛生出版社

1887-36

出版者的話

我國醫學，遠自公元六世紀已開始傳入日本。此後，歷代以來，日本又不斷派遣留學生到我國專門學習我國醫學。這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醫學，幾乎完全與我國醫學相一致；即在「明治維新」以後，有關中醫中藥的著作，也是繼承我國醫學思想體系的。因此，在今天看來，這類著作，對進一步加強學習與研究我國醫學遺產，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皇漢醫學叢書」原書，係輯自日本人所研究的中醫、中藥著作，初版於一九三六年發行。現為適應社會需要，本社決定重予出版。惟原書係合訂本，卷帙過大，不便選購。今為便利讀者閱讀，在形式上盡量利用原有紙型，不作大的變動，祇精簡其一部分參考價值不大的著作，其餘一律改為單行本，以符節約和實用的原則。

本書因係日本人的著作，書中除了有如稱我國為「漢土」、「彼邦」，稱中醫藥為「漢醫」、「漢藥」等一類不適宜的辭彙外，尤其是有許多觀點，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這是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和著者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所產生的。因此，希望讀者要端正觀點，用科學的批判態度來閱讀和研究，以作為一種輔助學習的資料，而更好地接受祖國醫學遺產。

傷寒論述義目錄

卷一

敘述

陰陽總述

卷二

述太陽病

述少陽病

述陽明病

述太陰病

述少陰病

述厥陰病

卷三

述合病併病

述溫病風溫

卷四

目錄

三二 二九 二六 二三 二〇 一七 一四 九 三 一

04581

述壞病

三五

述兼變諸證

三六

虛乏

三六

熱鬱

四一

飲邪搏聚

四四

飲邪併結

四七

血熱瘀血

五一

熱入血室

五二

風溼

五三

溼熱寒溼

五四

卷五

述霍亂

五七

述差後勞復

五八

附答問

五九

傷寒論述義卷一

丹波元胤

敘述

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所以使學者見病知源。是以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誠匪有牽紐艱隱之故者也。蓋仲景之旨。先辨定其病。辨病之法。在察脈證。故必就脈證。以定其病。而後治法有由設焉。所謂病者。何也。三陽三陰。是也。熱爲陽。寒爲陰。而表裏虛實。互有不同。則六者之分。於是立焉。所謂脈者。何也。其位。寸口關上。尺中跌陽。其體。浮沈遲數。緊緩滑澹之類。是也。證者。何也。發熱惡寒。識語腹滿。下利厥冷之類。是也。脈有常變。證有真假。故脈證並示。而病之情機盡焉。脈有常變。詳論于卷末答問中。病情字。素問多見。如形之疾病。莫知其情類。情之言猶性。蓋病之寒熱虛實。皆謂之情也。病機字。見本草經。曰。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蓋邪之進退消長。勢之緩急劇易。皆謂之機也。程氏以病人之苦喜。指爲病情。柯氏論裏。又論病有名證情機之別。並與此所稱異。所謂治者。何也。汗下涼溫。及刺灸之法。是也。六病之中。自有緩急劇易之不等。故方亦有大小緊慢之不同。以相對治。加之人不能無宿恙相得。醫或誤措。以致變逆者。凡皆隨其脈證。而備之治法。其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固既如是。始非有艱隱難知者也。雖然。其書實三代之

遺是以言高而旨邃。苟不通其義例。則未免乎盲者之墮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蓋嘗論之。取之岐扁。變而通之。此名稱之例也。自熱而寒。自表而裏。自實而虛。此篇第之例也。大病各有提綱。而次以細目。又次以本病來路。傳變證候。及誤逆諸態。疑似各病。或舉其正。而承以其奇。或說其輕。而續以其重。有法有案。有戒有論。參互錯綜。縷分條析。此章次之例也。語有主客。辭有詳略。或數條相參。而其義始悉。或一章之中。文互照對。證以方省。方以證略。有理趣明白。不假複述者。有事緒懸雜。須人引伸者。此辭句之例也。四者之例。極爲謹嚴。而俱是莫不深意所存矣。今不憚弁陋。本于輯義之著。按諸四者之例。推究病之情機。以述其大要。始陰陽總述。終差後勞復。脈證治法。具爲辨析。顧猶未免注家更定之氣習。然不分其派。無由以達其源。不疏其類。無由以認其別。故務去拘鑿之談。敢從坦明之說。庶通其可通。疑其可疑。端以擴充家庭之遺教。闡揚性命上之神理矣。後之讀者。或由此入手。其於臨病處療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是書之作。以辨全經大義。其列各章。特舉其梗概。以俟人開反。蓋敘大綱。則用大書。而其所以爲說。及據諸說。則夾注其下。要旨不過於述輯義之餘意。則輯義既載者。亦不復錄出。如撰述之例。更有三端。一發輯義之覆。輯義固主慎重。故於情機傳變之委。前人說不具者。大抵缺而不論。今鑽研經旨。嚴核事理。略加辨訂。以爲紹續。一酌諸家之中。輯義所引諸說。或一條而異同兼舉。或數條而前後異其義。今則參互涵泳。歸之於盡一。一補輯義之遺。前輩確說。及諸家擴充經旨者。或有偏落。略取附之。唯拙著別有傷寒廣要。故彼之所採入。茲不復贅。要之仲景之書。理無不該。學者如飲河之鼠。各

充其量。此輯義之著。亦所以不厭廣蒐。今斯書。則僅述一隅。所見特隘。然既博矣。從而約之。固亦爲學之方。覽者幸恕僭越之罪而可也。○按諸注家。如尤怡傷寒論貫珠集。黃元御傷寒懸解。長沙藥解。俱出于先教諭下世之後。尤書體實。閒有發明。黃書僻謬。殊少可取。又如近世有熊希齡集注。又郭雍傷寒補亡論。輯義從汪氏轉引。而近日有吳貽新齋本。今亦採入。至如近世有熊希齡指不暇僂。輯義一瀉不引。雖蕪雜也。愚亦甚厭讀。姑取一二部。略摘錄之已。○郭氏曰。問云。傷寒何以謂之卒病。雍云。無是說也。仲景微論云。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標其目者。誤書爲卒病。後學因之。乃謂六七日生死人。故謂之卒病。此說非也。古之庫書急墮者。因於字畫多。省偏旁書字。或合二字爲一。故書雜爲卒。或再省爲卒。今書卒病。則雜病字也。漢劉向校中祕書。有以趙爲肖。以齊爲立之說。皆從省文。而至於此。與雜病之書卒病無以異。今存傷寒論十卷。雜病論亡矣。郭此說甚是。但未句有礙。○家丹州公醫心方。引養生要集。有高平王熙叔和曰語。據此。叔和名顯。以字行也。先友山本讓嘗有此說。實爲前人之所未言及。仍附拈之。

陰陽總述

蓋欲明仲景陰陽之義。必先審素問熱論之旨。三陽三陰之目所由出也。夫三陽三陰之目。雖取之於彼。而其義則自有不同矣。故學者胸次必先了然于此。而始可讀仲景書耳。攷熱論。黃帝以熱病起問。而岐伯對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言人眞傷於寒氣。而陽氣怫結。因爲熱證也。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痛云云。是據經絡爲分。以爲三陽經循外。三陰經循內。故表熱證爲三陽。裏熱證爲三陰。而以表裏均熱爲兩感。如所定日期。略示淺深次序耳。故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可以見也。要之。素問之義。止是熱病。與仲景之寒熱兼該者。判然兩途矣。素問仲景之異。從來注家。分辦不情。往往牽混。遂至徒分頭緒。反無條紀。故茲首辨之。王氏源涸集曰。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者。言常而不宣變。

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程氏後條辨贊餘曰。素問之六經。是一病共具之六經。仲景之六經。是異病分布之六經。素問之六經。是因熱病。而原及六經。仲景之六經。是設六經。以該盡衆病。二家之言。特得其要。又中西惟忠。山田正珍。亦並有辨。稽確。

仲景所謂陰陽也者。寒熱之謂也。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有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此則全經之大旨。其發熱無熱。是病熱病寒之明徵也。

但其章本爲邪之初犯。分表熱表寒之異而設。此章之義。源始發其蘊。程錢諸家。皆根據之。然終

是推求。則諸般疾證。皆自歷然矣。原夫其所以爲熱爲寒之理。固不以所

受之地位。住家以陽經陰經爲說。欠妥。亦非所感之邪。有寒與熱也。互見卷末答問。宜併攷。蓋人不論強

弱。必有一罅隙。而邪乃乘入之。罅隙者何。或勞汗取涼。或衣被失宜。或食饕入房出浴之等。凡一時適有表開。皆是也。評熱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言氣所虛處。邪氣得湊。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獨傷人。所謂虛者。言虛邪之風。與身形之虛。又楊上善太素注曰。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發。風入毛腠。洒然而寒。腠理閉塞。內壅熱悶。皆可以證矣。又內藤希哲。山田宗俊。亦嘗論之。欠精切。仍不錄。其既乘入也。隨其人陽氣之

盛衰。化而爲病。於是有寒熱之分焉。虛家有陰虛陽虛者。實人亦有內寒者。蓋陰陽盛衰之機。不可一例而言。學者宜精思。陽

盛之人。邪從陽化。以爲表熱。此發於陽之義也。詳述于太陽病中。陽衰之人。邪從陰

化。以爲表寒。此發於陰之義也。詳于少陰中。發於陽者。其陽甚盛。與邪相搏。則傳

爲裏熱。詳于少陽陽明中。如胃氣素弱。爲邪所奪。或內有久冷。則變爲裏寒。詳于太陽少陰中。發於陰者。其陽甚衰。不與邪抗。則傳爲裏寒。詳于少陰中。如本有伏陽。更能撐持。則變爲裏熱。亦詳于少陰中。此陰陽之要。受病之略也。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

虛其義可見也。

經者。素問通評虛實論也。先教諭曾有詳解。今題此說實本于其意云。從前諸家。開有論及于此者。雖或不無礙。然宜以爲據。仍表出于左。應氏曰。

凡人稟氣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熱。因傷寒蒸起宿疾。更不在感風寒而變者。假令素有宿者。多變陽虛陰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盛陰虛之疾。或變陽毒也。此說已括廣要中。然論病因人而化者。實以應氏爲藍本。故又列于茲。程氏曰。人之府藏。不但各有虛實寒熱之不等。而虛實寒熱中。更有剛柔強脆之不等。風寒固不擇而施。府藏則隨材各得。柯氏曰。夫病寒熱。當審其人陰陽之盛衰。不得拘天氣之寒熱。必因其人陰陽之多少。元氣之虛實。不全憑時令之陰陽爲轉移也。金鑑曰。六氣之邪。感入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故生病各異也。是以或從虛化。或從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感從化。理固然也。誠知乎此。又何疑乎陽邪傳裏。變寒化熱。而途以爲奇耶。又軒邨曰。靈樞五變篇所論。能盡受邪之理。云。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蓋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斲刀。削剖材木。水之陰陽。向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共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云云。是也。軒又曰。宋人有陽虛人陰虛人語。就其人體質而爲言。蓋陽虛人感邪。則爲熱證。陰虛人感邪。則爲寒證也。愚謂軒說並是。又陶隱居曰。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亦足以發焉。

寒熱者。病之情也。病有所在部位。人有體氣強弱。故表裏虛實相配。以爲

三陽三陰。而證狀機變。於是乎無不出于此。表者。軀殼之分。是也。裏者。胃

府是也。

中西惟起曰。胃者。津液之原。有生之本也。飲食之入。與前後之出。顯然可度之於外。而察內之所病矣。愚又謂陽氣之盛衰。必驗之胃。而倉廩之官。邪最易陷入。且外感之病。倘傷及臟。則非藥之所能治。皆是仲景之所以專主胃腑也。

虛者。無形之名。氣虧之義。實者。有形之名。氣盈之

義。蓋陽盛則熱。故實證多熱。火熱炎上。故表證多熱。陽衰則寒。故寒證多

虛。水勢沈下。故寒證多裏。然事不可以一定。故熱亦有裏有虛。寒亦有表

有實。此所以分而爲六也。太陽病者。表熱證也。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

也。此二者未藉物爲結。然其體氣則實矣。陽明病者。裏熱實證也。太陰病者。裏寒實證也。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也。而更有等差。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也。此三陽三陰之梗概也。

表裏俱有寒熱。但牛表半裏。有熱證而無寒證。蓋寒是偏下之氣。非可懸留隱地。其理

不待辨也。如諸家所說。一係經絡藏府之義。愚豈求異前輩。姑據所見。以俟後

之識者爾。

致諸家說。皆主經絡藏府。而各有異同。今摘其略。成氏以太陽爲表。陽明爲胃。少陽爲半表半裏。太陰爲陽邪傳裏。少陰邪氣傳裏深。厥陰熱已深。方氏以太陽爲

皮膚。陽明爲肌肉。少陽爲軀殼之內。藏府之外。而三陰唯配各經。張志聰及錫駒。則以虛之。謂實原。牽合氣化之說。程氏則以爲六經實即表裏府藏之別名。汪氏則謂仲景之意。一同內經。則以諸寒證。自爲一書。柯氏則據素問皮部論。獨立辨別。劉氏則以陽爲表。陰爲裏。而稱太陰裏中之表。少陰裏中之半表裏。厥陰裏中之裏。表裏中更分表裏。劉完素保命集。既有其說。尤氏則三陽必分經腑。而三陰必分經臟寒熱。如夫皇國諸注。則攷斥經絡藏府。專主病位。然其說多出虛揣。殊少實效。要之三陽病從有定論。至三陰病。則各注殊見。未見有確核之說矣。

仲景之命病。本有定名。然亦有彼此更稱。而示人以不可拘執者。曰。傷寒

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

三陰當受邪云云。此所謂陰陽。就熱證中。標表與裏者也。曰。病發於陽。而

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此所謂陰陽。於太

陽中。標虛與實者也。蓋虛實表裏。以配陰陽。則表爲陽。裏爲陰。實爲陽。虛

爲陰。然經中陽病亦有裏。陰病亦有表有實。則不可據以解篇題陰陽之

稱。至於經絡藏府之言。經中聞或及之。然本自別義。非全經之旨。

閱氏釋行經等義。

與輯義所舉諸說相發。文雖不錄。宜參攷。軒邨曰。經中經字。皆當爲表字看。猶指裏爲藏。亦可備一說也。方氏曰。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猶儒家六經之經。猶言部也。程氏曰。經則猶言

界也。又曰。經。猶言常也。柯氏曰。仲景之六經。是經略之經。而非經絡之經。愚謂本經中。無六經字。則諸說殊爲贅疣。經絡藏府。非全經之旨。卷末答問有辨。唯以寒熱定陰陽。則觸處明然。無不貫通也。

成氏注傷寒例。若或差遲。病卽傳變曰。傳。有常也。傳爲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爲不常之變。如陽證變陰證。是也。蓋三陽三陰之次第。陽則自表而裏。陰則自實而虛。寒極而熱。此其概也。病機不一。難得定論。然今原之經旨。如三陽病。自太陽而少陽。而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又有太陽直傳陽明者。至陽變爲陰。則有太陽變太陰者。有太陽變少陰者。有少陽變太陰。或少陰。或厥陰者。如三陰病。太陰之實。變爲少陰之虛。少陰自有直中。少陰之寒極。爲厥陰之燥熱。至陰變陽。則有太陰變爲陽明者。有少陰變諸陽證者。如三陰將愈。必須寒去陽旺耳。此傳變之略也。如其委曲。次卷悉之矣。詳前輩傳變諸說。唯王履稍得其要。然立言猶不免有病。他如合內經。或論再傳之義。或立傳手不傳足之說。或分循經越經等目。或爲陰證不傳變之說。皆現與仲景之旨背馳矣。至如方氏三綱傳變之說。則印定後人眼目。其害最甚。夫病自表而裏。自裏而表。自實而虛。自虛而實。自熱而寒。自寒而熱。有如壞敗。有如兼挾。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然其情機。則實不能出于三陽三陰範圍之外也已矣。



傷寒論述義卷二

丹波元堅 學

述太陽病

太陽病者。表熱證是也。蓋邪之初感。必先犯表。則正氣不暢。併而爲熱。田正珍注提綱曰。頭項強痛。謂頭項項強。瓜蒂散條云。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可以微焉。此條統論中風傷寒。故帝云脈浮。而不分緊與緩也。惡寒亦兼惡風言。惡風輕。惡寒重。舍輕取重。所謂舉大而不小從者也。其不言發熱者。以此病大端有二。一則其人腠理素疎者。倘有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之異也。此說爲是。此病大端有二。一則其人腠理素疎者。倘被邪客。其表愈開。邪不內迫。徒泛漫肌肉。故衛特受傷。觀衛氣不與營氣和諧。及營弱衛強等語。則中風之邪。不著營分也明矣。是屬表虛。虛者。疎洩之義。所謂名爲中風者矣。治以桂枝湯。調和營衛。而汗解之。尤怡醫學讀書記曰。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外浮也。鬱者必發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通合散爲劑也。

一則其人腠理素緻者。邪正相搏。更致緊閉。遂迫骨節。故營衛俱傷。尤氏曰。不言無汗者。以脈俱病。

骨節煩疼條。則傷寒之。是屬表實。實者。緊閉之義。所謂名爲傷寒者矣。尤氏曰。不言邪。亦傷衛分也明矣。非結實之實。

治以麻黃湯。發洩鬱陽而汗解之。麻黃爲汗藥中之最烈者。金匱葶甘五味加薑辛。麻黃湯條曰。麻黃發其陽。蓋發陽二字。實盡其功用。不待李時珍發散肺經火鬱之說也。其得桂枝。而發表更銳者。猶大黃之於芒消耳。金匱又曰。其人形隨者。加杏人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盜汗。故不內之。據此。杏人之與麻黃。唯

有緊慢之別。而其開鬱則相均。不特爲治喘而用也。且此方之妙。此其分也。詳此二證。朱氏固在單捷。所以不用葶藶等品。柯氏說雖密。至大青龍而不通矣。

相配之說。爾來諸家。無復異議。迄至柯氏。辨駁殆盡。而張志聰實闡其端。說見集注凡例。及侶山堂類辯。世語焉未詳耳。尤氏曰。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

其甚者。乃并傷于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亦爲明確。今攷郭氏論分風寒。然其言頗精。仍拈于左。曰。問曰。太陽一經。何其或有汗。或無汗也。雍曰。繫乎營衛之氣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以內外和諧。而後可行也。風邪之氣。中淺則中衛。中衛則衛強。衛強不與營相屬。其輕悍之氣。隨空隙而外出。則爲汗矣。故有汗者。衛氣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則涉衛中營。二氣俱受病。無一強一弱之證。寒邪營衛。相結而不行。則衛氣無自而出。必用藥發其汗。然後邪去而營衛復通。故雖一經有汗無汗二證。亦有桂枝解表。麻黃發汗之治法不同也。○桂麻二湯。其證不一。今僅舉大較。後就中輕重更有等差。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柴胡承氣等類。皆准此。

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輕一等。

邪著筋脈者。有表實重一等。熱勢更甚者。大抵隨其人強弱爲異。今具論

于左。仲景既以風寒爲表虛實之目。而更有表虛冒傷寒。有表實冒中風。蓋是互文見意。在使人不實講邪氣。故今所區分。一就其證。以虛實爲等。至冒頭之義。則卷末答問中詳之矣。

○方氏以桂麻青龍三證。爲太陽三綱。諸家多沿其說。特柯氏極排斥之。更有明辨。今摘出之。以備于攷。曰。按許叔微云。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而大青龍之證治。自此不明於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黃治表實。桂枝治表虛。方治在虛實上分。不在風寒上分也。蓋風寒二證。俱有虛實。俱有淺深。俱有營衛。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夫有汗爲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風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及加附子。人參。厚朴。杏仁。茯苓。白朮。大黃。龍骨。牡蠣等劑。皆是桂枝湯之變局。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以無汗爲表實。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然表實中亦有夾寒夾暑內寒內熱之不同。故以麻黃爲主。而加減者。若葛根湯。大小青龍。麻黃附子細辛甘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麻黃連翹赤豆等劑。皆麻黃湯之變局。因表實中亦各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葛根。大青龍。因內熱煩躁。而加石膏。小青龍。以乾薑而救。而加半夏細辛乾薑。麻黃附子細辛二方。以脈沉而加附子。若連翹赤豆梓皮。經熱發黃而加。諸劑皆因表實。從麻黃湯加減。何得獨推大青龍爲鼎立耶。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地之高下而異。時之乖和而異。以土柯說。致千金翼方曰。尋方之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比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然則三綱之說。自孫氏作其偏。而如方氏實本于朱氏成氏之言。今柯氏歸咎于許氏。不檢之甚矣。又按大青龍條。外臺所引。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者。恐王氏斷章取義。非唐時舊本有此文也。

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何。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

枝二越婢一湯證是也。其證輕重不均。故有三方之設焉。蓋桂枝證失汗數日。邪鬱肌肉。故熱多寒少。其滯稍深。故如瘧狀。發作有時。但本是表虛。故有嫌麻葛之發。今則鬱甚。有桂枝之力。不能及者。是以酌量麻桂二方。言日一二三發者。其邪稍重。言日再發者。其邪稍輕。不言發數者。其邪尤重。且桂枝二越婢一。其力緊。桂二麻一。其力慢。桂麻各半。在緊慢之間矣。此條。其意互發。各半湯。其證特審。他二條。則文甚略矣。蓋各半湯條。八九日者。殆略言之辭。而二條亦冒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三證疊言。而麻一湯。省寒熱。但言如瘧狀。越婢一湯。言寒熱。而省如瘧狀。其人不嘔。清便自可。亦二條所蘊。如瘧狀。疑于少陽證。故別以不嘔。熱多疑于陽明證。故別以清便自可。欲自可之欲字。當從玉函芟去爲是。一日二三次發。與脈微緩者。文勢一串。故似爲愈候。然照麻一湯。實是表鬱所致。宜接面色反有熱色者看。致面赤證。參二陽併病。面色緣緣正赤。及陽明病面合赤色。當是表鬱氣裏熱者使然。今但表鬱而有之。故下一反字。不得小汗出者。言得病以來。未會小小發汗。故致此表鬱。且身癢也。更發汗更吐更下。三更字。當與反字同義。桂二麻一湯證。當經大汗。亦是失治。然幸無亡陽之變。亦不轉屬陽明。猶繼帶表分。累日不解。但以其既汗。比之二證。則其鬱爲輕。龐氏於脈供大下。補證候不改四字。與玉函但字。其義相發。桂二越婢一湯證。其熱最重。猶麻黃之有大青龍。假石膏之力。以越散鬱陽。脈微弱者。不可發汗者。蓋戒此方之不可輕用。與各半湯之脈微而惡寒。大青龍之脈微弱同例。乃係倒筆法。但此條文甚約。故諸家不察及。特中西惟忠往。稍爲近之。惜猶欠明暢。要之此三條。從未見確解。如方氏以爲兩傷輕證。尤屬錯謬。唯內臺方議各半湯下曰。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曰解表。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者。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八九日不已。反如瘧狀者。乃先發表不盡。微帶於經。而不得出。故一日二三次發也。斯說殊妥。然猶未爲精審。今以經釋經。非較好異也。唐不嚴對論三方云。總是一太陽病。病與時日。有淺與深。脈與形證。有應與否。權衡劑量。不失銖黍。於此見古人立方之妙。此言爲然。

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何。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是也。此證不啻表疎。其人陽津素少。故雖桂枝本湯。猶過其當。蓋與少陰直中。稍相近似。而不比彼之寒盛。故雖經

誤汗。僅須甘薑而陽回之後。或變胃燥。若其重誤治。則變爲純陰證也。

此條

本證。次條擬以桂枝增桂加附子者。殊不無疑。何以言之。夫既爲附子所宜。則誤汗便厥之際。不得不徑與四逆。而僅用單味小方。竊恐萬無其理。蓋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等證。與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脘同其情。而條從前虛乏。爲邪凌虛者。則亦是小寒中所主也。何氏於未發汗之前。擬以芍藥甘草湯。尤氏謂此桂枝證。然陰虛而裏熱。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顧裏。乃反與桂枝湯。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便厥也。二氏之說。亦有所見矣。尤氏於次條曰。中閒語意。殊無倫次。此豈後人之文耶。鈔氏亦曰。此條說出許多無益之語。何所用之。吾不能曲爲之解也。並本于柯氏之刪也。○趙氏論本條用藥之意曰。以上用藥次第。先熱後寒。先補後瀉。似逆而實順。非仲景之妙。孰能至是哉。後之學者。可不以此爲法。推廣而應變。張卿子曰。此條。見傷寒證用藥。如轉圜法也。先教諭亦曰。金匱救急。小青龍下已之後。微證五變。應變加減。其意殆與此條同。示人以通變之法也。趙言。出狂氏選錄。頗爲辨嚴。文辭不具錄。

桂麻各半

湯之脈微而惡寒。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脈微弱。大青龍湯之脈微弱汗出惡風。蓋此類證也。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何。桂枝加葛根湯證。是

也。其證一與桂枝同。啻項背強凡凡爲異。項背者大筋之所束。其凡凡然

卽是邪著筋脈之徵。所以加葛根也。

提綱既言頭項強痛。則桂枝證。本有項強。然未及背。且不凡凡然也。凡凡。王氏據赤烏凡凡爲

解。近來焦循撰毛詩補疏。亦有其說。然作短羽鳥釋者。於拘強之義。固爲確著。二家所辨。今不敢從。反汗出之反字。對葛根湯證言。蓋邪著筋脈。稍屬緊閉。宜以無汗爲正。今表疎人而邪著筋脈。故於汗出。下一反字矣。養法去上沫三字宜削。是後人因方中有麻黃。而誤添者。陶隱居稱麻黃不掠去其沫。令人煩。又葛根芩連湯。無此字面。可以互徵。○上節證。與此節證。俱爲表虛重一等。但彼則病近于虛。此則病近于實。又此證。宜次于各

有表實輕一等。邪著筋脈

者。何。葛根湯證是也。蓋其人表氣稍實。必須麻黃之發。然邪未迫骨節。而

猶著筋脈。是病在桂麻二證之間。故酌量二湯。以爲之治也。

葛根。柯氏說極當。然以爲有和

裏之功者。殆不然。蓋爲發表中之涼藥。故能生津液。而舒筋脈也。本草。國經云。張仲景治傷寒。有葛根及加半夏。葛根黃芩連湯。以其主大熱解肌開腠理故也。

有表實重